

第一次收穫

李 根 榮 著

江 森 譯

B164



第一次收穫

[朝] 李根榮著

江 森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3

리 근-영

첫 수 화

本书根据 조선 작가 동맹 출판사 1957 年版本譯出

第一次收穫

原著者 [朝] 李 根 榮
翻譯者 江 森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22,000

1961年8月第1版

1963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：3,001—7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753

定价：(八) 0.64元

大大小小的云朵攪在一起，凝聚成一块遮天盖地的大云彩。于是天空呈现出一片泔脚水似的颜色，逐渐加深加深，变成了深灰色。接着鹅毛大雪便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。

金相锁在煤矿车站下了车，越过一道长岗子。这时候，从西海岸那边吹来一阵砭骨的寒风，大雪也迎面扑来，好象要挡住他的去路。

在这向西海岸延伸的、漫无边涯的平原地带，树木稀少，只有一些茅屋，象大海中的岛屿，稀稀落落的散在着，所以海风没遮没拦，得以任意肆虐。每当风急雪猛的时候，相锁就睁不开眼睛，脸象刀割一样疼痛。

八·一五以前，相锁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利用农闲时间编了一些竹篮子拿到锁上去卖，一路之上，吃过这种风雪不少苦头。如今事隔六年，又碰上这种暴风雪，但当他想到这是故乡的风雪时，便不觉得讨厌，而有一种亲切之感。就象自己的鼻

梁或是眉梢，被一个逗人喜爱的孩子打了一下，不但不觉得孩子顽皮，反而更加爱他。相镇定了定神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前走。复盖在大雪底下的公路，勉强能够辨认得出来，而他所感觉到的也只是风和雪。但他觉得淹没在风雪中的、故乡平原上的一切，仿佛都是有生命的，至少都认得他金相镇。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想放声呼唤，刚刚把嘴张开，就灌进去一阵冷风，又连忙把嘴闭上。

相镇想起自己一度不愿意回到一往情深的故乡，看看故乡的风貌，就觉得自己的想法，既可耻，又可笑。他本是个性格强悍的人，冲动起来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惧，但他如果碰上什么疑难事，一心想把它搞好，却又会变得非常沉着、坚韧。不过，这种现象在他身上不常见罢了。战争爆发以后，他参加了军队，由于天生性格刚强，打起仗来非常勇猛，因而先后获得了二级国旗勋章、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和军功章等奖章。

本来他以为如果自己复员，一定会首先回到家乡，并且比谁都跑得快。乡亲们也都是这样想的。但是相镇复员以后，到郡^①社会保障部去的时候，部里的同志要把他分配到他的家乡，他却死也不肯，又径直跑到郡党委会去了。他当里^②秘书长的时候，曾经在面^③党委会呆过的郡党委副书记一眼就认出他来，高高兴兴地接待了他。

“我有一段隐情，不想回家去。”

① 朝鲜行政单位，相当于我国的县。

② 朝鲜行政单位，相当于我国的乡。

③ 朝鲜行政单位，相当于我国的区。

“哪儿有不愿意回家的人，是不是觉得家乡的情况太复杂了？”

郡党委副书记觉得十分奇怪，抬起头来，望着相镇，性急地问道。他身材矮小，瘦精精的，动作和语气都显得十分亲切。

“这也是原因之一，不过，更重要的是因为家乡有我的杀妻仇人。”

相镇异常激动，大声嚷起来。

郡党委副书记淡淡一笑，接着皱起眉头，看了相镇一会。

“国家已经给他公民权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问题不在这里，在于我没有信心控制自己的感情。”

“对。正因为你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，就更应该到那里去。你是在军队里受过锻炼的有能力的干部，我要奉劝你再到这样的环境里去锻炼一下。今天就走！你的家乡现在办起了合作社，你去以后应当多做一些工作，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能。”

“党怎么不理解我的心情！”

“正因为党十分理解你的心情，才决定派你回去。把象你这样的党员，分配到恰当的地方，是党的责任。我相信你一定会象当里秘书长的时候一样，干出一番名堂来！”

郡党委副书记这才对相镇作了个微笑。

“非把我派到这种环境里去受锻炼不可吗？”

“是的。你家乡的合作社虽然已经组织起来了，但社主任长期住在医院里，乡亲们也许会选你当社主任。”

郡党委副书记从办公桌抽屉里把香烟盒子拿出来，递给相镇一支烟。他好象觉得公事已经谈完了，悠然自得地靠在椅背上抽烟。也许他还担心，又对相镇讲了一通搞农村工作的重要，然后问他同意不同意，相镇也不得不诚惶诚恐地答一声“是”。讲完一通，又讲一通，然后又问他同意不同意，相镇又连声应“是”。这样谈了一会，后来他笑容可掬地问道：

“现在你还不愿意回去吗？”

接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事情既已到了这种地步，相镇也无可奈何，只好说：

“我刚刚复员，就担负这样重大的责任，恐怕……”

“那社员比我了解得更清楚。干起来再说吧！”

郡党委副书记弄得相镇开不了口。

相镇通过九年的党的教育，只要是党交给他的工作，从来不说二话，总是愉快地接受，并且作出成绩来，何况现在党交给他的任务，是要他改变家乡的面貌，他又怎能推却呢！

“副书记同志，既然党要我去，我就去吧！”

副书记握住相镇的手，使劲摇了摇，然后详细地对他谈了一下故乡的情况。通过两个钟头的谈话，他对故乡的一切，大致有了个谱，思想也就通了。

远处传来飞机引擎的声音，相镇无心地向西海岸望了一眼，只见风雪茫茫，一幢幢茅屋越来越近，象是悄悄走到自己的身边。飞机的声音里夹着尖厉刺耳的哨音。风越刮越猛，卷起许多枯枝败叶，扑打着他的面孔和胸脯。

“好大的风，连你也来考验我？好吧，我跟美国鬼子打过仗，已经锻炼得象钢铁一样坚强。”

相鎮拂掉粘在臉上的碎樹葉，自言自語地嘀咕着。

“然而這次鍛煉非比尋常，要搞好合作社，就得跟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和陳舊的農業生產方法作鬥爭，而且還得經常和殺妻的仇人打交道！這個任務我擔當得下來嗎？”

想到這裡，他不覺停住了腳步。

雪越下越大，風越刮越猛，相鎮簡直透不過氣來。那暴風雪彷彿在責備他，你這個不中用的東西，干麼為這些事煩惱！

相鎮把棉大衣的領子翻起來，鼓足勁兒朝前走，但是妻子的面龐，老是隱隱約約地出現在風雪中，擋住他的去路。

在敵人侵占故鄉的時期，妻子正在病中，而且還帶着一個剛滿月的孩子，無法撤退，躲在附近的村子里。誰知被“治安隊”隊員朴炳斗發現了，由於朴炳斗的告發，相鎮的妻子就被敵人抓去槍殺了。妻子被捕的地方，就是現在他走過的村莊。

相鎮一心要趕快離開這個地方，用手把背囊朝上托了托，加快了步伐。

家鄉越來越近，這時雪停了。但風仍然“嗖——嗖——”地吼叫着，卷起地上的積雪，從西邊吹過來。一陣風過去以後，相鎮的眼前豁然開朗，他只覺得銀光眩目，連眼睛都睜不開。他一面眨眼睛，一面向家鄉眺望。村里的房屋、草垛，全都覆蓋着白雪，好象在對自己招手。這一帶的村子大都座落在平原正中，房屋稀稀落落，一幢幢離得很遠，到了雨季就變成一片汪洋。但相鎮他們的村子不同，房屋一幢挨一幢，象一串葡萄。地勢高，水也好，雨落下來就能淌出去。然而眼前的故鄉却是支離破碎，房子上盡是窟窿。相鎮看見這情景，聯想到自己在郡社會保障部和黨委會不肯服從分配的事，不覺異常

惭愧。心想：这是我出生、成长的地方。战争期间虽然经历过不少苦难，但现在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！想到这里，他又高兴起来。

阳光普照，相镇精神焕发地踏着雪，朝前走。他巴不得马上就能够看到乡亲们，不管是誰都好。他想，如果合作社办公室在自己家前面，就不回家，先到办公室去。虽然这样做有点对不起母亲，但也顾不了这许多。另外，他还想不管遇见誰，都要对人家说一说：分别以来，你吃了不少苦头吧？好极了，以后咱们一起干，我一定把自己的力量全部贡献出来！他嘴里唸着人的名字，脑子里幻想着见面时的情景。

相镇踏上了通向村里的公路，路上是一片泥濘，卡車、大車的车轍纵横交错，踩上去直打滑溜。相镇生怕摔倒，一步一步慢慢的朝前走。路面是没有沙质的泥土地，大块大块的烂泥粘在脚上，把脚都包住了。

“連烂泥也欢迎我回来！说不定它还会漫到我膝盖上来呢……”

相镇甩掉脚上的泥土，自言自语地笑着说。

事实上，誰也不喜欢这种烂泥，碰上这样的烂泥地，怎么也走不快。然而相镇很久没有走过这种路了，今天走起来分外起劲。

这时，路旁水沟里有几个孩子吵着要乘雪橇。他們誰也不認識相镇，相镇反倒留心观看他們，想发现一个面孔和自己的熟人相象的孩子，但看来看去一个也不象。

“你們要把雪弄平，雪橇才好走。”

相镇低着头，望着孩子們，亲切地说。

孩子們怔怔地望着他，其中有一个孩子飞快地脱下自己的黑棉衣，把雪扫到两边。

“你怎么拿衣裳扫雪？”

相鎮驚訝地問。

那孩子一面扫，一面笑：

“没有关系，雪是干净的。”

“不行，衣服会弄湿的。看，这样把雪弄平不就行了嗎？”

相鎮用脚把雪撥开，孩子們也都跟着他用脚撥，不一会雪就弄平了。

“你是誰家的孩子？有沒有哥哥？”

“我哥哥叫朴炳斗。”

“朴炳斗？”

相鎮本想拍拍那孩子的肩膀，手剛举起来，又放下了。虽然他心里在想孩子有什么罪，但他的手却再也没有去碰那孩子的肩膀。

浩景老头急匆匆地赶着牛走来，看見相鎮对他的孩子很好，不禁又惊又喜。

“你不是相鎮嗎？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

浩景老头滿面堆笑。

他今年五十七岁，身体很結实，看样子还可以劳动几年，他的上身比下身长，粗粗壮壮的，活象一段大木头。他的鷹鉤鼻子黑得出奇，濃重的眉毛下边，一对小眼睛閃閃发光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吝啬成性、貪得无厌的人。

相鎮对他的面部特征从来不注意，过去他所想到的只是

怎样对待杀妻的仇人朴炳斗，而且想得很多。现在碰上了浩景老头，真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你一向可好？”

相鎮站在孩子們中間，略微弯了弯腰，跟浩景老头打招呼。

“相鎮，我看見你对我的小儿子这么好，心里高兴极了。希望你也能这样对待炳斗。”

他抽了抽鼻子，又說：

“我也没有什么可說的，請你無論如何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把气量放大一点。”

这时，肖老头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相鎮一看見他，就急忙走到水沟里去。肖老头是村里有名的好人，相鎮听說他的儿子也参了軍。

“你好？大伯，一向福体安康？”

相鎮大声說着，走到肖老头面前。

相鎮从小就跟肖老头很亲热。刚才他跟浩景老头談話，覺得十分别扭，看見肖老头来了，心里自然高兴。浩景老头見相鎮把他丢在一边，心里七上八下，一时不知所措，急得連連抽鼻子。

肖老头認出相鎮，頓時笑逐顏开。不过，这只是一瞬間的事情。他对相鎮說：

“你来得正好！”

然后，沉下臉来，冲到浩景老头面前。

浩景老头抓住牛鼻环，眨着小眼睛，怒視肖老头。相鎮估計他們之間一定有什么糾葛，想替他們劝解。

肖老头冲着浩景老头嚷道：

“狗东西！别以为没有你的牛合作社就会垮台！哼！当心点，除非你的牛不在村子里露面！”

在肖老头这样大吵大闹的当口，浩景老头牵着牛，悄悄地走到路边，勉强对相镇笑了一笑，说道：

“相镇，待会到我家来玩。”

不知怎的，相镇觉得他的声音，听起来很凄凉。但他没有理睬他，而把视线转向了气呼呼的肖老头。

“相镇，你说这种人还能算人吗？他亲手盖了图章，说是加入合作社，但又硬要把牛现在就折价，硬要社里马上给他钱，要不，一条牛得算三个人的工分，真是死不要脸。现在他根本不到合作社里来，这种人就是有十条牛，我也反对吸收他入社！”

浩景老头听见肖老头说他的坏话，霍地转过身来嚷道：

“牛是我的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买牛的时候，你又没有借给我一个铜板！”

肖老头轻蔑地瞟了浩景老头一眼，转身对相镇说：

“你知道他听信谁的话？他相信你的舅舅安庆贺！”

“什么？我的舅舅？”

肖老头的話十分突然，相镇听了不觉喊出声来。这次，他用十分恳切的口气问道：

“我家入社了吗？”

“你家入社了。好，快走吧，前面就是管理委员会。你来了，我们社又多了一个好干部。我相信，你现在办事一定比当里秘书长的时候更老练。管理委员会里有几个人，你去可以

碰見他們。探望母親固然重要，不過還是先到管理委員會去吧！”

肖老头也許怕相鎮不肯去，抓住他的腕子，拉着他走。

“我舅舅反對合作社嗎？”

“你干么耽心這個呢？”

肖老头哈哈一笑，接着說：

“他究竟反不反對合作社，我不知道。反正他有一萬三千坪^①地，有牛，又有抽水機，甚至還有碾坊。所以他對合作社不感興趣。不過，現在沒有入社的並不多。真是，談他們干么……”

肖老头放開了相鎮的手，扳着指頭，一面數數目，一面唸着沒有入社的人的名字。

“這些人時常到安慶賀家里聚會，不知道他們搞些什麼鬼。象浩景老头就是受了他們的影響，入了社又退社的。”

他揮着拳頭，又說：

“重要的不是牛，也不是抽水機，是人，是團結一致的力量。我們合作社牛雖少，但人手多。走着瞧吧，人多就是勝利的保證。”

肖老头突然停下來，用腳踢踢埋在田頭土里的只露出一只角的鐵塊。然後用手去拔，但怎么也拔不動。相鎮走過去，使勁把那塊鐵拔出來交給肖老头。

“這塊鐵拿到鐵匠鋪里，足夠打一把鋤頭。”

說罷，非常小心地用手抹掉上面的泥土。

① 朝鮮土地單位，合3,806平方米。

相鎮听了肖老头的話以后，脑子里一直想着舅舅的事情。

“舅舅为什么不参加合作社？为什么偏偏……”

相鎮心里在嘀咕：剛回来就碰上一件麻煩事，又得經受考驗！

社办公室原来是民主宣傳室，是一幢八开間的房子，現在用木板隔着。相鎮进屋的时候，管理委員們正在开会。相鎮一看見他們心里就很激动，仿佛长久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，現在又回到了人間。又象走了老长一段泥濘的道路，突然跑进了万紫千紅、百花竞妍的花园。他不知道跟誰握手是好，也不知道应当說些什么話。在座的人都搶着跟他握手，一下子有好几只手伸到他面前。

“真的說来就来。”

“不是打胜仗，恐怕你还回不来呢！”

大家七嘴八舌，兴高采烈地說着。

合作社副主任兼支部書記英求，被人們挤在后边，握不着相鎮的手，瓮声瓮气地嚷道：

“小子，我正在罵你。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我还以为你跑到別处去了呢！”

他和相鎮同年，两人从小就很要好。

“我的确不想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朴炳斗？”

相鎮沒有回答，因为他不愿意回答这个問題。

“从今以后，我要参加故乡的斗争，在火热的斗争中接受党的考驗。”

相鎮严肃地一字一板地說。所有的人都被他搞糊涂了，

后来英求猜到他的意思，也严肃地说道：

“对。情况改变了，不管是你还是我，都应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经受考验。”

他本来不大会说话，加之禀性耿直，不会转弯抹角，所以开门见山地接着说：

“眼前有一件事情，对我们就是一个考验。也不是别的，就是牲口问题。你说一百六十町步^①的田，八条牛耕得过来耕不过来？”

英求用报纸卷了一支烟，详细地谈了谈牲口问题。

肖老头本想等他们跟相镇打过招呼以后，把浩景老头的事告诉英求，见他们谈个没完，心里很不耐烦。他瞪了英求一眼说：

“八条？少一条啦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何必大惊小怪呢，退出去了呗！”

“你把话说得清楚些。”

“浩景老头把牛牵走了！”

房里的人全都吃了一惊。

浩景老头、朴炳斗、安庆贺，这些人的影子在相镇脑子里打转。回到故乡以后的一点快活劲，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这时候，有一个上身穿着蓝棉袄，下身穿着黑裙子的姑娘，急匆匆地走进来。她用围巾包着头，身边挟着一个青布包，里面包着几本账簿。走进屋来以后，一屁股坐在桌子前面，伏

① 朝鲜土地单位，合三千坪。

在桌上，两手抱住头，肩膀一耸一耸地哭了起来。

“會計員，你为什么哭，有話好好說嘛。”

英求覺得奇怪，关切地問道。

但她沒有把头抬起来。

剛才蕙珍到里人民委員會去了一趟，回来的路上，碰見浩景老头，看見他手里牽着牛，就委婉地說：

“大伯，大家都嚷牛不够，你再牽走一条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一定要牽走的話，你就退社吧！問題实在不好解决。”

她一向心直口快，只要自己以为是对的，有什么就說什么。

浩景老头剛才被肖老头罵了一頓，滿肚子不高兴，存心拿蕙珍出气，冲口就說：

“你們是些什么东西，都想替我作主！我把牛牽走，关你个屁事！”

蕙珍二話沒說，扭头就走。

蕙珍是鉄源南边紫阳村的人，战争爆发以后参了軍。不久，敌人占領了她的家乡，她們家就从紫阳村搬到这儿，算起来已經四年了。她从軍队复員以后，沒有回家，也就到这儿来了。今天浩景老头說的話太刻薄，使她想起了故乡，而当她碰見这些把自己当亲儿女、亲姊妹看待的本地人的时候，心里非常难过，才情不自禁地滴下了眼泪。

蕙珍把事情的始末根由简单地說了一遍，房里的人全都气得滿面通紅。相鎮尤其怒不可遏。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所属的那一小队的战士，其中有几个是南方人，每次打仗，他們都爭先恐后，表示决心，要为解放自己的家乡而英勇战斗。后

来，他們也复員了，他們又表示，一定要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貢獻自己的力量，为祖国的和平統一而斗争。

尽管相鎮还不認識这位姑娘，但他一点也不避嫌疑，急步走到她面前坐下，直盯盯地望着她那噙满泪水的眼睛，說：

“同志，我們应当和这种落后思想作斗争！这种思想是不会长久存在下去的，千万別灰心失望。”

这时，英求才替他們作了介紹。

蕙珍听見社員談起过相鎮，一面眨着眼泪汪汪的眼睛，一面把手伸給他。相鎮有些激动，使劲握了握。蕙珍觉得手痛，微微皱起眉头。

英求問她：

“你的手痛不痛？”

蕙珍哈哈一笑，大声說：

“到底是拿枪杆的，真有勁！”

肖老头又談起牲口問題，屋里的空气，又沉重起来。

蕙珍說：

“以后我們买母牛来下犢子。”

肖老头霍地站起来，不以为然地嘟囔着：

“那誰不知道！問題在于目前牲口不够！”

相鎮也想对牲口問題发表一些意見，但想不出一个万全之計。他本想表示，自己准备去說服安庆賀入社，又覺得沒有把握，不能夸口。

相鎮已經在这儿呆了一个多钟头，大家不让他走，他也不想走。

这时，相鎮媽一陣风似地跑进来。她的臉上流露出一种